



今年适逢启功诞辰百年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能够循着这些如烟往事和旧影碎片，去追寻先生的足迹，去重温大师的风范，去敬重并感受一位长者的内心和情怀，其实是一种幸事。

百年启功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爱新觉罗的后裔

启功是满洲正蓝旗人，爱新觉罗氏后裔，正儿八经的皇室子孙。

据清室族谱介绍，启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世孙，启功远祖和亲王弘昼是雍正皇帝五子，与乾隆帝弘历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。弘昼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王爷，以好办丧事、享用祭品而闻名，有人说他是借荒唐之名韬光养晦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卷入两个哥哥的皇位之争。

到启功曾祖溥良那一辈，因为爵位累降，只封了个奉国将军的空衔，俸禄微乎其微，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满腹经纶的溥良辞去封爵，投身科举，后以翰林身份出任礼部尚书、察哈尔都统。后来溥良的儿子、启功的祖父毓隆也中进士、点翰林，出任学官，名噪一时。启功早年丧父，一直跟随曾祖和祖父生活，深受两位饱学宿儒的浸染，这也是启功学识渊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启功 10 岁时曾祖突然去世，第二年祖父也撒手人寰，家中只留下孀居的母亲、未出嫁的姑姑和年仅 11 岁的启功，生活顿显拮据。后来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给了小启功一个“三等奉恩将军”的头衔，但此时溥仪自己正面临被冯玉祥驱逐的命运，正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哪有心思顾及及其他——启功连一分钱的“将军”俸禄也没见过，更谈不上别的什么“待遇”了。

1980 年代以后，在新中国曾经被弃若敝屣的“贵族”二字又陡然时兴起来，然而启功却从未以自己的皇族身份自矜，甚至连一些人趋之若鹜的“爱新觉罗”姓氏也不承认。对于这段经历，晚年启功在《启功口述历史》中这样解释：

我既然叫启功，当然就是姓启名功。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？……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，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；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，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。这实际很无聊。事实证明，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，它的辱也罢，荣也罢，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，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？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？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。

2012 年初春，启功弟子、著名史学家来新夏在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了《七十年师生琐碎情——纪念启功老师百年冥诞》一文，文中重提此事，对先生视功名富贵为烟云的淡泊情怀感叹不已：“启先生由于少年孤露中年坎坷，对富贵利禄早就视如敝屣。他是民国元年生人，自称姓启，从未以清室贵胄自炫。启是清宗室的谱序溥毓恒启的最后一个字，启功是名字，如果他能在启功名字上冠以爱新觉罗字样，据说可能被安排在相当高的位置。”

没有学历的教授

在亲友的资助下，启功入学读书，但因家境窘困最终高中未能毕业即辍学回家。辍学后，他先后师从贾羲民、吴镜汀、戴姜福等学习书法丹青和古典文学，为维持生计还做过家庭教师。

1933 年，启功曾祖门生、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介绍他去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。据启功自己透露，此行的目的“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。”陈先生对傅增湘推介的这位后生评价颇高：“写、作俱佳。”随即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中教授国文，但不到两年，有人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解聘。1935 年，陈垣又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当助教，恰巧以前辞退他的那个人分管美术系，不久启功再次被解聘。

但陈垣认准了启功是个可就之才，1938 年暑假开学后，他聘请启功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，教授大一国文。当时启功比学生大不了几岁，与同学们相处甚洽，据 1942 年考入辅仁大学的来新夏回忆：独有一位正在壮年的老师启功与学生融洽无间，他仅比我大 11 岁，又很幽默，平易近人。他教大一



少年启功（中）与祖父（左）在一起。启功早年丧父，深受两位饱学宿儒浸染，这也是启功学识渊博的重要原因。



启功（左）与陈垣（中）。对于陈垣的知遇之恩，启功一生都记在心里



启功书法作品

国文，尚是讲师职称；但他的书画造诣与成就，已是名满故都。有一批年轻人围绕在他左右，每周日总有不少年轻人在他家聚集，绝大多数是来请教画法、画技的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我与他相识，他也像待其他年轻人一样，命我周日可到他在黑芝麻胡同的家去做客聊天。启先生善谈，说古道今，有时兴至谈到午时，启先生就留饭，饭后继续谈。

此后，启功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他的学生们，他先后开过中国文学、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、历代文选等课程，由一名普通的讲师成长为副教授、教授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学历的大学教授之一。

对于陈垣的知遇之恩，启功一生都记在心里，他曾多次对友人谈起这段往事：“当时师生之谊，有逾父子。”1990 年代初，陈垣先生逝去二十年后，启功通过书画义卖的方式筹集了一笔资金，用陈垣师书斋的名字设立了“励耘奖学助学基金”，以缅怀先师，奖掖后学，启功这一义举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影响。

“业余”书法大师

启功以书法名世，先后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。有评论家认为启功书法作品“不仅是书家之书，更是学者之书，诗人之书”，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，然而启功却一直认为书法只是自己的一项副业，属于业余爱好范畴。

央视“东方之子”栏目曾经采访启功，编导将其定位为书法大家。但启功却声明他不是书法家，他说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师，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，书法只是业余水平而已。他对自己的评价是“字不如画，画不如文物鉴定”，他说写字不像画画那样费时费力，因而也就写得多，影响大——这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语。

先生名气大，求字者自然也多。据启功身边人透露，先生脾气好，一般都是有求必应，很少回绝——启功也曾笑称：“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。”

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，说启功因身体欠安在家养病，但探视者往来不绝，先生不胜其烦，便在门上写了一张纸条：“大熊猫病了，谢绝参观！”其实这张纸条根本不是启功所写，他曾对友人辟谣说：“我还有自知之明，哪敢自称国宝呢？其实，我写的是这么四句话：启功冬眠，谢绝参观、敲门推户、罚一元钱。”据说这张纸条当天就被“有心人”收入囊中，而事后前来“淘宝”的却越来越多了，这倒是启功始料未及的。

幽默“老顽童”

“燕园三老”之一的张中行曾与启功、金克木合著《说八股》一书，他在《〈说八股〉补微》中提到，“启功先生的为人，从头到脚，从言谈到举止，都是充满风趣的。”

1970 年代末，启功身体欠佳，加上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去世，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但他幽默开朗的性格却丝毫也没有改变。他在医院治疗骨质增生时，医生给他带上一个塑胶脖套以防意外，他还为此填词一首，词曰：

痼疾多年除不掉，灵丹妙药全无效，可恨老年成病号，不是泡，谁拿性命开玩笑！

牵引颈椎新上吊，又加硬领脖间套，是否病魔还会闹？天知道，今朝且唱《渔家傲》。

原来，无病装病，老北京土话叫“泡病号”，启功先生拿自己的病痛作笑料自嘲一番，令人笑中有泪。后来他还意犹未尽，又用他一贯的幽默笔调为自己撰写了一篇自传式的《墓志铭》，颇令人捧腹：

中学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专不透。名虽扬，实不够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瘫趋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圆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并无后。丧犹新，病照旧。六十六，非不寿。八宝山，渐相凑。计平生，谥曰‘陋’。身与名，一齐臭。

几十年后，启功以 93 岁高龄仙逝，这篇有趣的墓志铭便被镌刻在墓前，永远陪伴在先生身边了。■